

明末清初史料选刊

柴庵疏集 忆记

〔明〕吴 甡 著



明末清初史料选刊

柴庵疏集
忆记

〔明〕吴 甦著

秦 晖点校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方福仁
封面题字 张学舒

柴庵疏集 忆记

〔明〕吴 甦 著
秦 晖 点校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41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13.875 插页2 字数 300000 印数1—4000

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18-089-X/K·15 定 价：5.70 元

前言

本书包括晚明大臣吴铤的两部作品，其一为《崇禎疏集》二十卷，这是他自天启二年至南明弘光元年的奏疏，其二为《忆记》四卷，是他于弘光元年撰写的编年自传。

吴铤，字鹿友，扬州兴化人，所谓「崇禎五十宰相」之一，是明季政坛上一个圆滑老练、履历丰富的官僚。在二十余年宦海生涯中，他曾三度位登台阁，又三度被贬斥，乃至获罪。在身历留下了档案性文献的明末诸臣中，他既不似孙传庭、卢象升等长期专任地方军政要职，又不同于范景文等长期蛰居中枢机关，他曾在都察院、大理寺、通政司、兵部乃至内阁等中央部门历任要职，又曾长期在动荡不安的多事之区河南、陕西、山西担任巡按、巡抚。因而他留下的档案在一定程度上可补以上诸人之不足，对我们今日了解当时朝政与地方军政情形均有很大参考价值。

《疏集》中大半（十二卷）篇幅作于吴铤外任抚、按时。他曾任职的豫、陕、晋三省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中心。但在当时三省地方大员中他却是个幸运儿。他按豫时，正值「渰池渡」以前山雨欲来之际，他按秦时，农民军的主力已转移到了山西，而当他就任山西巡抚时，又恰值「渰池渡」之

后，农民战争中心刚刚移至河南。因此他始终没有嚐到与农民军主力交锋的苦果，却在捡捏软柿子的过程中立下「剿抚」之功，成为当时北方「流贼」活动区内罕有的几名未受过处分的、政绩「卓著」的地方大员之一，并因此受到崇祯赏识而登上大学士的宝座。因此，对农民战争中一些最重大的事情而言，他这一时期的奏疏不如卢象升、孙传庭的那样重要，但亦有大量为后者所不载的史实，如崇祯初年河南白莲教活动状况、崇祯四年吴姓受命赉银十万至陕西招抚放赈的经过、抚晋期间用「阳为招抚而密图之」的阴谋镇压当时山西境内三大农民军高加讨、贺宗汉、刘浩然的史实等。反映农民战争社会背景方面的材料尤为丰富。

吴姓任职中央时的奏疏有「台疏」、「大理疏」、「协理戎政」、「内阁疏揭」等，涉及面包括天启年间的党争、魏忠贤垮台后崇祯初年的朝政以及明王朝覆亡前夕的各种挣扎对策。内中最有趣的是崇祯十六年吴姓督师之议。杨嗣昌、丁启睿等失败后，崇祯想到了捏软柿子而成名的吴姓，令他以阁部督师，吴姓畏葸不前，讨价还价，迁延数月之久，其间阁僚们从傍撺掇，终使吴姓从宦途顶峰摔了下来，获罪遣戍，可谓明亡前夕一场闹剧。

晚明史事，扑朔迷离，吴姓的书中有许多记载可资考证。如崇祯八年奏云：「秦中大寇，初传闾王、闾将俱过河南，不知闾将尚在秦地，今盘据宜洛者，二旬余矣。」（卷十三，〈秦豫流贼窥渡情形势甚危急疏〉）这对李自成早期活动及所谓荥阳大会的争论是极重要之史料。又如崇祯十六年李自成与孙传庭决战时，内奸丘之陶谋为官军内应之事，孙传庭疏集中缺载，而《忆记》与《柴

庵疏集》卷十九中均提到了孙传庭这一阴谋，是关于此事的唯一一条原始记载，等等。

吴姓著作，除本书所收二种外，今所知者尚有《瘖言》二卷（原与《忆记》及《疏集》合刻）、《安危注》二卷（单刻本，陕西文史馆有藏），大体皆性理格致之言，无关明季史事，故本书不予收录。另据《扬州府志》艺文志载，尚有《柴庵诗文集》，未知尚存于世否。

《柴庵疏集》与《忆记》据谢国桢《晚明史籍考》云为「崇祯间刊本」，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则谓「崇祯、弘光间刊本」。今按《忆记》一书已记至甲申七月事，而《疏集》末篇为上弘光帝疏，且前有弘光时史可法、李清所作序，其不能刊于崇祯间明矣。今北大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所藏此书共三部（北大一，北图二），均讳「玄」字，应为康熙时所刊。至孙殿起先生所言弘光刊者，即或有之，亦不知今尚存否矣。盖是书清初入禁毁书目，流传甚罕，今北大、北图所藏均入善本，外埠所藏则未之闻也。

本书之校勘，本应以清初原刻为底本，但因今日学人所共知之不便，未能如愿。今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驾说轩钞本为底本，该本讳「胤」不讳「曆」，盖所据为雍正间本也。但该本原阙第十二卷，它卷亦间有缺页，今均以北图所藏刊本校补之。吴姓奏疏原件为清内阁大库档案所纳而保存至今者，包括大陆、台湾在内，以校点者所知约十八九件。其中五件《疏集》有收，取以互校，则原档鼠虫所残及刊本偶出之别字，均可复原。但从行文上来说，这几件原档较之刊本几不差丝毫。历来私人编辑之奏牍公文在刊行时往往经过整理加工，以致失其原貌，损及其档案性质，而吴

前言

姓的疏集在这方面看来是比较忠实于原档的。

秦 晖

一九八六年五月

四

总目

柴庵疏集
忆记

〔明〕吴姓
〔明〕吴姓

〔明〕吳 甦

柴庵疏集



序一

吴子自赧按三秦归，暂息清卿之署，方以积劳抱病，上疏请告，而忽有抚晋之推。同志者忧之，私问于予曰：「吴子以多病之体，而加之师旅，其克济乎？」予应之曰：「济哉！」于何知之？知之于拜颺之一疏也。吴子谓御虜当御之口外，若阑入内地，则难与争鋒。昔李牧守边，惟坚壁清野，使进无所掠，则退且自困，自善策也。防寇当防之河上，若外寇不入，则内寇自消。歼渠散党，剿抚互用，申严杀良冒功之禁，而三晋贼氛可靖也。此皆批大郤，导大窾，肯綮熟尝，固知其游刃已恢恢有余地矣。夫如是，则朝士何尤于彼推者而晓晓为？予曰：古之人皆然，不独吴子。吴子不云乎？昔虞诩出治朝歌，李纲宣抚太原，皆权奸为之阱也。而诩谓事不辞难，纲愿进而死敌，纯臣之谊，固应如是。读疏至此，其气直，其志壮，持此以往，于抚晋何有！未几，予入纶扉，见晋抚诸章奏，边务军情，无不洞中机宜。贼尝从云中入犯雁代，吴子飭边吏民坚寨，入保扼要置火器击贼，贼以无所掠而遁，无一城一堡报陷者。防河之役，躬冒冰雪，率将吏严毖设备，龙门一带，屹若金汤，贼不敢窥左足于河。晋中大寇数万，次第剿抚，民获买犊而耕，其劳绩复出古人。吴子囊所拜颺之言，一一身践之，如持左券。予素推服吴子，侃侃立朝，独见风裁，以为秉正嫉邪，抱忠忧国，自是周子忠介一流人。及其廷争逆案，触迁权要，猝以危边，谓可盘错困也，而吴子卓识壮

猷，出为国家建竖伟绩，可著旂常。世俗皆谓吾辈狂简，徒标声气，拥虚名，而鲜实效，若吴子者何如哉！吾闻吴子在军中，指麾整暇，兵事而外，即其绘图为灾民清命，谏止开采，税间架等事，无不呕心吐胆，上徹主听，下廛民隐。赖圣明在上，鉴其忠愚，疏朝入，夕报可，以故底厥成功，而谗谤不行。若吴子者，固非权奸之所得异也。

崇祯八年仲秋，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友弟文震孟题

序二

任天下事，必无为目前苟且之谋，而后揆始晰终，列利害如眉，指成败于掌。何者？心无私则弗顾身家，无徇情面，故其识豫而力全，而胆定也。从来名臣戡乱定倾，莫不由此。乃余读直指吴公赓按封事，而公之渊识敏力，与夫皎日之心，有可得而言者。间者秦民苦岁苦兵，一鼎同沸，五年不息。天子西顾盱食，命疆吏讨实申儆，复以流离失业，轸在圣衷，特简公以十万金钱遣赈之。既成事，民用稍康，遂命公即领澄清之任。斯时也，群盗蜂起，以十数万计，懦将倚之为富贵地者，复诚良以冀功名。贼阳丐抚而阴嗜杀，日虔刘百姓。百姓膏原量泽不胜数，贼势炎炎，几不可扑灭。公腾章上闻，列古今得失之林，以决策剿抚。其言曰：「从来盗贼纵横，莫盛宋元之季，皆因当日慎用兵，招安太早，于是群不逞纷然仿效，竞相诱胁。小民肝脑涂地，怨恨填胸，不得秉耒耕而聚

庐处，生者不归，死者不葬，自非良善，未有不化而为盗者。武宗朝齐彦名、刘六等盗起，都御史马中锡欲效龚遂渤海故事，一意招抚，事大决裂，至征各镇兵数十万，费太仓二百万，海内骚动。夫不能为龚遂也者，则不幸而为中锡，非徒地方有养痍之祸，亦恐后来有征兵费饷之忧。今日策断，以先剿后抚为机宜，以蕩平善后为结局。」上立报可。公奉庙算，与督抚协心，号令布而旌旗改色。军行，辄持斧随其后，所向胥捷。上神武，知公可属大事，凡所建画，皆朝上夕俞。于是诸军霆击电发，举从前刷贼拥官骑、持官械、履官糈、据名城、回翔翻覆，不与封疆为臂指者，次第削平。诸胁从以无所鼓煽，始稍稍就抚，戢归南亩，秦民才有更生望，而公之期及瓜矣。夫公硕议，罔裁炳千秋者不具论，即公之玮绩，我西人所当百世企祝者，余亦弗更仆数也，独称述其大乃在「赤衷结明生之知，片语发将吏之覆」一疏，揆成败之关。天语一传，俎筹立定，俾将吏之果者有所用其鹰扬，怯者无所庸其鼠胸，遂以救百万生灵于豺虎之吻，而兵无外借，粮不内增，其所全赤子之头颅，而省国家他日无穷之供亿，岂其渺哉！即公疏所称「古人臣不为一时苟安计，而为百年长治之图」者，身践之矣，孰谓三寸霜毫，不果贤于十万师，而且谓封疆之功，不关社稷乎？昔韩魏公生平未以胆许人，往往以胆自许，其指陈西事，乃云：「陛下焦劳之际，臣不敢避形迹不言，望于纳和御侮间，慎其处置，为圣朝长久之虑。」而赵营平有云：「兵势，国之大事，当为后法。臣不为陛下明言利害，谁当言者？」夫前事，后事之师也。是编在而公之胆识具在，即河华赤子，生而之死，死而生之情状具在，而我圣天子万里之明，一怒之安，亦昭然具在，余又曷能赞一言。

惟是秦民湯火甫离，呻吟未改，群盜之狡藏而講負者尚繁有徒，其鴟音且未全革，斯礎石糜爛并用之时，非封疆弢弓安枕日也。公行，且趋丹陛，绘疮痍，为三秦父老请命。上必且听公言，继沛雨露，则公方来之泽与后券之勋，余何能涯涘，将必有大书特书，纪终南片石以遘矣。

治史氏龙门解胤樾拜手谨题

序三

今上之四年，以秦民荒梗未戢，不忍令封疆臣尽谏夷之，于是以鹿友吴公赉十万金，发仓廩赈之。公持斧驰至，宣布德意，且赈且抚，民皆呼万岁，所存活解散无算。居亡何，直指使者清代，难其人，乃就用公而仍兼赈使。期年，将报命，公乃表其秦中前后疏章为一集，请余序之。序曰：时际昌明，不乏朝阳之凤，说论远猷满公车矣。至于遭大投艰，身处事中，不返食，其言或寡，昔人谓谈何容易，信然也。当公立班行，按中州，所论奏，士大夫已能传诵之。三秦之役，居人所却步之地，当人所咋舌之任，论人所嚅囁之事，而能上当帝心，下服众志，固已难矣。而时何时也，羽檄交驰，叛服互告，决机宜，敷功罪，无徇无徂，奏成乎中。辘轳所至，鹄形鹄面，遮诉如议，得处分沾升斗乃去。公肆应若无事然，时时条上其状，使天子见万里幽隐情。复鼓其余暇，厘前人难结之案，不可胜数。驿奏相望于道，以称上励精综覈至意，难之难也。余与公同官同事最久，诚见当世

罕有其儔。求于名臣，以奏议传者，贾谊、马周、陆贄三家最著。谊著述五十八篇，其切于世事者，才及半；周传者仅十余条，独贄至百余篇，史称炳若丹青，又谓人人可晓，号绝盛矣。然三家皆居中论议，或强半不纳，徒空言耳。如公緬緬数十万言，历危疆，见行事，以视彼三家，何如哉？柱史，古史官，今以为采风之使，一方巨细事，无不得言。著作之庭，悉取其奏疏为信史，非若谏草可焚。公之存是集，即存史也，即存柱史职也，故序之。

崇禎四年巡抚陕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太丘邇家治年弟练国事撰

自序

予以万历癸丑成进士，三仕为令，阅十载而入拜西台。是为天启之二年，逆瑾魏忠贤方用事，有朝臣数辈，与之交结，谋构东林，勦海内忠鲠之士。一日，谒座师。福清相公曰：「知时事漫不佳乎？」予论内操、陵工诸疏，拂中贵意，持不下。即天下事可知。吾辈可去矣！予遂以养母归。未一年，杨左诸君子钩党祸作，予读《礼记》里居五年而削籍。当时，逆焰张甚，天下震恐，昔汉常侍构祸，党人皆节甫辈自为之，朝士犹以不与党人为深耻，未有举朝冠带之伦，甘为逆竖儿孙，四布爪翼，搏噬善类，如此一时者，真千古异变也。烈皇御极，首诛奸逆。然党羽尚在。予起自废籍，是以有除奸之法一疏，而不知眷断久履宸衷，发红本，遣逆案，即内閣诸老不敢仰赞一辞，况珥笔

交戟之下者乎！然魏崔之党，固已目摄而心銜之矣。予素慤直，触迁要人，不获久留中。十年积俸，犹遣赈秦；久病孱躯，尚推抚晋，仰赖先帝仁明，鉴其愚忠，所进封事，朝上夕报可，以是谗间不行。然卒以督师一案，请兵讨贼，为异己构陷几死。荷圣恩不杀，得戍滇海，万里投荒，未获身殉君父。屏迹荒野，五内崩摧。自念扬历中外，章奏颇多，空言何补？每一披对，血泪进下，将取而焚之。一二故友止予曰：「古人焚草，恐彰君过。今子所言，国是民隐，朝典兵事之属，皆仰承鉴采，多见施行。著之史册，用彰先帝纳谏之美，媲德尧舜，固不采欤？即请兵一事，诬陷甚深，当日拜颺殿陛，筹画帷幄，蒙圣明俞允，俟兵集启行，后人鲜有知者。弘光朝逆案既翻，奸党踵出，清议混淆，无复天日。倘太史氏东游江淮之间，征文考实，于子疏或有采焉。」予拭泪，有味其言。年衰垂毙，没世无闻，窃自伤悼。乃出笥中藏稿，自西台以至部阁，摘其切要者，共二十卷，暨友人所惠序文，录而存之，以授诸子。宋朝薛奎，志或未伸，辄不食曰：「吾仰惭古人，俯愧后世。」予之存是集也，亦以识吾惭愧焉云尔。

淮南吴甦自识

柴庵疏集目录

台疏

卷之一

尊主权以遏乱萌正人心以维世道疏

二五

御患莫如修备弭盗莫如安民疏

二八

臣父被诬已久乞敕部行勘疏

三一

王言太褻国法陵葬为今日隐忧疏

三五

学政当修改风宪疏

三七

灾异叠见乞图修省之实疏

三九

卷之二

屯例太滥名器可惜疏

四三

表章真儒乞议易名疏

四五